

视觉盛宴中京剧魅力的弱化——评京剧《丝路花雨》

周婷

作者赐稿

—

《丝路花雨》本是甘肃敦煌艺术剧院取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博采各地民间歌舞之长创作的大型民族舞剧，首创于 1979 年，被新闻媒介赞誉为“活的敦煌壁画、美的艺术享受”，“此舞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看几回”，“为中国舞蹈剧开辟了新路”。此剧成为东方艺术的奇葩，并被作为 20 世纪中国舞蹈剧经典之作，载入中华民族艺术史册。在苏州举办的第十届中国戏剧节上，《丝路花雨》以京剧的面貌出现，剧情基本沿用舞剧的母体，甘肃省京剧团创编长达 4 年，力求将国粹京剧与敦煌舞蹈相结合、将西部民间音乐与京剧唱腔相结合，讲述唐代丝绸之路上一个感人的离合故事。创作目的是非常好的，谁不希望博采众长、渐趋完美呢？这也意味着主创人员要有很大的勇气，要付出很多的心血，因为再好的调料，放得多样了放得杂了，会是怎样的味道，是否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欢，谁也无法预料，这的确是一次冒险。

毋庸置疑，这个京剧有着相当水准的形式美。中宣部下拨专款 200 万元，支持京剧《丝路花雨》的精品化建设，使得修排后更具冲击力、震撼力。

舞台布景由喷绘制作全部换成了手绘布景，视觉效果上更加精致。开场深暗的灯光、极具立体感的壁画使观众好象走进了那个神秘美丽的洞窟。随着剧情的转变、场景的变化，每一次的布景都让人惊艳。无论是波斯的异国风情还是敦煌的交易盛会，都是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服装、道具等，让人目不暇接，观赏性得到很大的发挥。

原先的舞剧《丝路花雨》以肢体传递情感、表现人物、沟通语言，将故事演绎得精彩万分，形式与内容结合得非常完美。京剧《丝路花雨》也融入了莲花舞、马队舞、敦煌舞、印度舞和波斯舞五段舞蹈，令舞台光艳纷呈。可京剧毕竟是以演唱及程式的语言来传情达意、表现人物。虽然主创人员想以京剧的演唱形式为主，吸收舞剧的一些情节为辅，充分发挥京剧特长，重现文化品牌的辉煌，但看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五段舞蹈的确是剧情需要，也非常准确地凸现了民族风情，但是有喧宾夺主之嫌。外表上非常好看，却正是因为灯光的炫目、精致的服装、曼妙的舞姿，让人恰恰忽视了京剧的魅力。人们的眼光

很容易聚集在光彩夺目的舞蹈上，而且京剧团的演员毕竟又不是专业舞蹈出身，她们当中会有一小部分舞艺尚不精。比方说最后有一段波斯肚皮舞，就有人腰部力量不活，跳得缺少韵味。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要是安排舞蹈，服装精致，观众的注意力容易转移，感觉在看舞蹈演出；不安排舞蹈，服装不美观，又缺乏应有的异国风情。

京剧版的剧情安排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在舞剧情节的基础上增加了感情线，力求内容上也更好看，这似乎是当前剧情的流行趋势。既然原剧情中有英娘被市令垂涎的情节，那新版总该有个英雄救美吧，于是出现了张恩这个人物。只是英娘和张恩的爱情发展神速，就因为英娘卖艺时看到张恩投来的真挚目光就一见钟情了，而后张恩得知这位女子就是十年前被抢走的英娘时拼命救护她，爱情就这样滋生了。落入俗套的剧情使得两人的爱情并没有多少感人之处。当然张恩这个人物的增设并不是没有好处，这样可以使得人物关系更加紧凑、故事性也更强了。通过英娘、神笔张、张恩、伊努斯这四个主要人物与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在丝绸之路上绘画、经商的曲折经历，以及面对生死所表现出的人情、亲情、恋情，来表现民族之间血肉筑成的友谊。这条丝路既是一条东西方互通有无的商路，更是一条表现人性之善、人情之美的人生之路、一次文化探索之旅。但是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社会环境的险恶：小英娘尚在襁褓之中，父母就被杀害，年仅十岁就被强盗掳走，被伊努斯赎回刚刚与养父神笔张团聚就又要被市令设计征为官伎，逃往波斯三年终于要回来见到养父，神笔张却又为救点燃烽火台报警的张恩而血染大漠；伊努斯和商队每来一次敦煌都要遭到强盗的洗劫，骨肉分离，性命也险些不保。强盗与市令勾结长达数十年，猖獗非常，在这条丝路上不知道有多少无辜冤死的商人、百姓。我在这条丝路上没有看到花雨，看到的只有腥风血雨。如诗如画的剧名和华丽异常的布景下隐藏的是令人心碎的惨景。正是因为残酷的社会现实，人民都向往法正民安的社会环境，而且中国一向是愿意相信“善恶有报”的，也都喜欢看大团圆的结尾。中国的戏剧总是在揭露人间罪恶的同时，高扬正义的旗帜，剧情亦从恶势力的暂时得逞转为人间正义的最终胜利。因此，其悲剧作品的末尾，往往出现执法严明的“清官”。《丝路花雨》的高潮部分一定也不会免俗，但是观众会期待会由谁来当这个“青天”，当一身黄袍的人出现时，观众很容易误以为这个派头十足的人是大唐天子，没想到却是大唐节度使。按常理来说，大臣怎么

能穿黄袍呢？仅仅是权利的象征还是为了与舞台的整体颜色搭配？这让人不解。作为证据扳倒市令和强盗的是被他们抢走又进献给节度使的琵琶，里面刚好放着伊努斯的出使诏书。这个剧情设置有些巧合，不过好在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偶然中的必然。只是在看到市令和强盗不知内情还依然嚣张的模样时，又觉得好笑又觉得难过，好笑的是观众已知他们的罪恶马上要大白天下可他们还在洋洋自得；难过的是他们的手上沾染了多少的鲜血，一直逍遥法外，而且他们明知伊努斯要来参加这次交易会还敢把琵琶堂而皇之地拿出来，其猖狂程度令人发指，如果不是刚好有了这个证据，还不知道他们要猖狂多久呢。大唐节度使一宣布将他们斩首，歌颂大唐盛世天下太平的欢呼声便不绝于耳。可那之前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呢？那几十年的腥风血雨就这样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纷纷扬扬的金色彩纸和令人咋舌的“花雨”——6000 多朵绢花、水晶花点缀于一个大网上，在最后一幕反弹琵琶的定格时从天而降，的确极具视觉冲击力，只是这个结尾的设置有什么意义吗？表现冤案得以昭雪的兴奋？还是为了点题，来场真正的花雨？可我的感觉是剧名之所以叫花雨，是因为结尾有场花雨啊。这短短 20 秒、花费近万元的“精彩呈现”，倒是让谢幕变得很华丽。

整出京剧从视觉效果上来看，的确是大手笔大制作。我总感觉是在看舞台版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服装制作是精益求精，这倒无可厚非，青春版《牡丹亭》的服装也下了很大功夫，都是人工绣花。但是那场花雨就像电影中的菊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除了让人惊叹几声外，更多的是让人很心疼花费掉的钱。刚开始可能因为它的观赏性而倾倒，可是这一倾倒，反倒让我们猛然清醒：京剧哪里去了？

《丝路花语》加进了很多新元素，看来是为了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敦煌舞蹈、西部民间音乐的加入，花儿、眉户、秦腔、藏曲等西北特色音乐曲调的丰富，京剧《丝路花雨》有了浓浓的西部味道。这样的一部戏有别于传统戏的唱法，完全没有范本可以模仿，一字一句都需要演员自己去琢磨体会着敦煌的韵味。这种实验精神的确值得人赞赏，传统唱腔如何与西部音乐相结合，可以说也是一次文化探索之旅。既然是探索，就总有风险。京剧的音乐唱腔与西部音乐语汇的融合、京剧程式套路与敦煌舞蹈语汇的融和，并不是轻易就能成功的。或者说，它们或许根本就不适合去融合。这样融合了，还叫京剧吗？

地方戏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带有独有的个性，京剧的魅力也在于京剧自身的个性。深入人心的戏曲表演并不一定需要多彩的布景，比方昆曲《牡丹亭》，舞台设置就非常简单，两三把桌椅、一幅图画，同样能让人沉浸在昆曲婉转的唱腔中，沉醉在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生死之爱中。人们被吸引的不是背景有多么豪华，而是演员的表演和唱功，领略的是昆曲独有的魅力。当然，灯光、布景如果运用的好，也会给整出戏增色不少或者说是锦上添花。比方说晋剧《傅山进京》，傅山于午门之外，背景是朱红色的宫门，霎时间金碧辉煌，这层宫门背景变成透明，幕布后是金殿上的威仪场景，实在是出乎意料，如此设置令人拍案叫绝！更何况扮演傅山的谢涛的唱腔一流，将具有山西地方特色的晋剧唱得极有韵味，再加上极具创意和意境的背景设置，可以堪称完美。

而京剧《丝路花雨》却将优势转为了劣势。展现飞天壁画与波斯风情，最有利的展现方式就是舞蹈，而不是京剧。用舞蹈是讲述故事的最好方式，现在又要用京剧来演绎故事。强项硬要作为陪衬，却还是抢了京剧的风头，真不知谁究竟是真正的主？谁夺了谁的主？

想要将敦煌文化和国粹京剧强强联合，使甘肃的风采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主创人员真可谓是用心良苦，这种宣传民族文化的拳拳之心和敢于走探索道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的。当我看到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京剧时，我也感叹它的来之不易。灯光效果和舞美设计的确给了观众莫大的美的享受。但是，除了让观众享受到视觉的豪华盛宴外，是否能还原京剧原本的魅力呢？

按：作者为苏州大学 07 级戏剧戏曲专业